乡村特色产业振兴：发展动因、模式演进与价值跃升*

——基于产业融合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李嘉雯[1,2]，张长征[2]

（1.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2. 河海大学，南京 210024）

摘 要：农村三产融合是推进乡村特色产业振兴与价值跃升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对苏北盱眙龙虾产业、东台围垦农业和沭阳花木产业的深度调研，采用多案例探索性研究方法，从产业融合视角系统剖析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动因、模式演进及价值实现机制。研究表明，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动因在于生产要素组合优化与产业关联协同深化，并由此推动融合模式沿着传统型、专业型、休闲型、科技型向综合型持续演进；与之相对应，产业价值形态依次呈现为价值节点、价值链、价值矩阵、价值网络和价值生态系统，整体遵循“价值提供—价值创造—价值共创”的动态跃升逻辑。进而，乡村特色产业通过构建兼具反应敏捷性、组织柔韧性和生态循环性的产业活动网络，实现多主体协同、多要素耦合与多元价值增值。基于此，应从深化产业融合体制机制创新、强化链主企业引领、完善农户利益联结与共享机制等方面协同发力，持续提升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质量与效能。

关键词：乡村特色产业；产业融合；模式演进；价值跃升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26)02-0001-14

一、问题的提出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产业振兴便是重中之重。怎样才能立足乡村特色，实现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的转化，并使产业更多更好地惠及农业、农村和农民？时间回溯至2015年，农村一二三产融合（以下简称“农村三产融合”）的概念提出给出了一条关键的探索性答案。一方面，农村三产融合是现代农业尤其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农村三产融合坚持以农业为主体的产业逻辑，通过交叉、重组、渗透等产业联动方式，使得原本独立的农村三次产业边界模糊并逐步融合，从而催生出新产业和新业态，本质上是分工内部化、集体效率化、产业联盟化的制度革新[1]。产业融合推动下农业现代化发展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产业链延伸拓展有限、融合深度不足、组织协作壁垒等问题[2]。另一方面，价值实现是产业振兴的核心诉求。农村三产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模式创新[3]，诱发了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产业关联方式与经营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嬗变。然而，当前大多数乡村尚处于融合探索初期，一是不了解生产要素供给是否匹配市场需求及政策网络结构，二是无法实现产业多主体及相关嵌入性组织间的资源合理分配和利益协调，使得乡村特色产业在融合发展中价值实现不理想、不充分。

*项目来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2YJA630117）。

作者简介：李嘉雯，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及管理。

通信作者：张长征，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财务金融。

产业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产业融合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的关键出路。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县域经济薄弱的主要原因在于县域产业结构单一，特色产业发展滞后，产品附加值低，价值提升慢。在此背景下，探究县域特色产业如何推进产业融合进程，对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在产业融合视域下，乡村特色产业如何突破组织瓶颈和转型障碍，进而实现乡村产业价值的共创共享？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学界深入探讨。为此，本文选取盱眙龙虾产业、东台围垦农业和沭阳花木产业为案例，结合产业融合、商业模式创新、政策网络、组织嵌入等理论，从动态演进视角探寻乡村特色产业价值实现全过程，为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实践路径。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融合方式的演进：范围更广而且程度更深

迂回生产理论认为，现代生产的特点在于迂回性生产，迂回生产过程越长，生产效率越高，产业分工越深化，同时导致交易费用增加。为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获益空间，农业与其他非农产业开始走向融合。产业融合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和内容不断进化与更新，是一种渐进式自组织演化[4]。从演化阶段来看，一般要经过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等三个阶段[5]，这三者相互衔接、协同共进。在时间上，表现为从浅层次向深层次、从单一样态向复合样态、从局部向整体的动态变迁过程[6]。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外延拓展，包括产业间的延伸融合、产业内部的重组融合、高新技术的渗透融合等[7]。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农业产业融合划分为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延伸、横向多功能拓展和科技要素渗透三种融合演进方式，前两者影响融合广度，即产业纵向、横向融合覆盖的范围，科技要素则影响融合深度，即融合向高水平发展的程度。

（二）融合模式的转型：单向演进还是协同演化

从学理上看，产业融合能够通过无形渗透有形、高端统御低端、先进提升落后、纵向带动横向等动态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模式、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与企业多样经营模式的协同统一。学界对农业产业融合模式的分类各有不同。从农业产业边界拓展视角来看，可分为种养结合型、链条延伸型、功能拓展型、技术渗透型及多元复合型等模式[8]。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互动关系来看，可分为高新技术对农业的渗透型融合、农业内部的整合型融合、农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交叉型融合等样态[9]。从横向功能拓展和纵向分工协作视角来看，可分为传统类、专业型、休闲型和理想类四种样态[10]。农业产业融合模式由不同的生产力组合方式形成，要实现经济收益，必须在融合基础上推进商业模式的创新[11]。商业模式创新强调价值创造和产业资源的有效协调，从基于单向关系的动态演进转变为动态的协同演化，构成模式转型的能力基础[12]。融合模式转型是对外部环境的动态适应，核心在于资源组合。资源组合并未改变产业本质，而是通过产业间资源交互实现价值共创，并保证融合模式的稳定性和融合演进的有序性。

（三）价值实现的方向：生产导向还是需求导向

与非农产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弱质性、不稳定性等特点，导致其分工演进相对较慢，生产迂回度不大，自生能力薄弱，且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易被非农企业掌握[13]。农业产业融合强调以农业为源头，整合优化农业基本生产要素，并对农业产业链的创新升级和价值集成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社会对农业的价值追求逐渐从经济价值向生态、文化、社会等综合价值转变[14]。由此，农业传统的生产端与需求端走向融合，呈现从生产或需求导向的单边范式转向生产与需求相结合的交互范式[15]、从竞争转向合作，从产品逻辑转向服务逻辑的三大转变。较为典型的理论如下：一是价值链理论，其将价值创造和实现过程视为一个“将投入转换为产品”的线性过程，形成产业纵向关联基础上的

垂直链条式结构[16]。二是虚拟价值链理论，是指通过对信息的收集、组织、选择、合成和分配而创造价值[17]。三是价值网络理论。广义的价值网络既关注信息或知识对投入转换过程效率提高带来的价值增值，又关注信息或知识产生的独立价值，如信息或知识转让收入，并认为商业模式创新应从价值创造生态、价值生态系统等广义价值网络角度展开[18]。

（四）融合红利的形成：要素组合与关联属性

无论因循何种融合方式和融合模式演进，产业间的关联性和效益最大化始终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目标所在[19]。商业模式是核心界面要素形态的有意义组合[20]，其价值来源在于资源的新利用，特别是通过新方式交换和组合资源[21]，由此可抽象出融合红利形成的两个关键点：一是要素组合，二是环节与关联。在产业融合层面，产业融合是不同产业生产要素的组合，既有结构性重组，也有水平提升。为了创造新的收益增长点，产业需要不断重组新的资源，利用不同产业间关联性，整合重构多条价值链上的互补性价值活动。乡村特色产业是以乡村为空间载体形成的产业集群，基于认知、组织、社会、制度和地理根植性进行要素的有机获取和排列组合[22]。当前，传统要素如土地、劳动力等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已微乎其微，农业的提质增效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信息、管理、金融等高端要素占比的提高[23]，且只有在各要素重组和匹配度提高时才能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乡村产业振兴需从产业链角度进行生产要素配置[24]。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不仅是产业向高级化的演进，更关乎产业关联的优化转型[25]。产业关联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各产业之间存在广泛、复杂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26]。政策网络是与政府、市场相区别又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社会结构形式和治理模式，其参与主体经过对资源的相互依赖和经常性的互动，培养出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方式[27]。类似于“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生发的网络连接红利，产业融合能够依托政策网络内的多主体产销衔接、功能联结、网络链接等方式进行创造性执行[28]，从而改变成本结构及产业各环节转换效率，放大产业的协同效应，释放出巨大的融合红利。

（五）研究框架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为产业融合方式演化、融合模式转型、价值实现方式等方面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在实践层面，如何以产业融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及其价值跃升的具体路径尚未明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借鉴商业模式创新理论中的资源组合、价值创造等概念，探寻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聚焦生产要素组合与产业关联建构两大关键动因，首先，从产业演化视角，将纵向一体化延伸、横向多功能拓展和科技要素渗透三种融合方式作为模式分类标准，探寻其动态融合演进过程。其次，结合供给与需求交互关系的价值逻辑演变，讨论其价值实现的演化路径，由此构建乡村特色产业融合演进机制模型。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本文拟将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演化阶段分为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展现融合发展从0到1、从1到N的演变，也是要素组合、产业关联、融合方式由单维强化走向多维协同的过程。具体而言，不同乡村特色产业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其生产异质性，为适应市场需求变动，本地根植性生产要素进行组合重构，依托不同政策网络结构形成相应的产业关联方式，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并转化为产业内生优势，由此推动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转型和价值跃迁。最后，基于多案例研究，提炼实践的经验规律，提出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演进策略。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针对正在发生的、前景尚无定论的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新现象，本文采用纵向探索性的多案例研究方法探寻乡村特色产业价值实现机制。一方面，案例研究具有启发性，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归纳，

可以建构新的理论模型，清晰呈现产业融合演进的完整过程；另一方面，多案例研究适合剖析产业融合演进过程中的不同模式及其特征。

案例选取主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代表性原则。所选案例应在本文研究对象范围内，且在产业融合类型上具有较强代表性。在时间上，苏北三地的乡村振兴及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起步较早，涵盖了乡村特色产业在推进产业融合进程中的共性特征和较为完整的发展阶段；在方式上，苏北三地乡村特色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代表了传统型、专业型、休闲型、科技型、综合型五类典型的产业融合模式；在成就上，苏北地区是江苏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在农村三产融合实践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具备一定观察和借鉴价值。二是理论抽样原则。不同于统计抽样，案例研究理论抽样方法强调案例对理论发展的贡献。本案例聚焦乡村特色产业振兴的重要议题，以苏北地区三种不同融合类型的产业为例，能够深入探讨乡村产业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其价值实现的阶段性特征。这一探索不仅有助于丰富产业融合的理论体系，还确保了理论目标与最佳产业实践保持高度一致。

在数据搜集方面，遵循“证据三角”原则，力求全视角、多渠道获取数据、客观反映事实。第一，展开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农业企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经营户、个体农户等，收集农资供应、产业化组织、经营收益、精深加工、融合发展历程等信息，为研究提供实践素材。第二，访谈盱眙龙虾产业集团、江苏沿海开发集团东台分公司、沭阳苗木商会相关领导，掌握各主管部门在推进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布局规划、实践模式探索与协同策略方面的重要经验与建议，为策略研究和政策建议提供重要例证借鉴。第三，通过已有文献、媒体报道和内部文件等资料，掌握多种渠道来源的二手资料，为总结提炼乡村特色产业融合模式及其演进模型提供现实基础。

（二）案例描述

1.盱眙龙虾产业

江苏淮安盱眙县淮河与洪泽湖环绕，水质优良且天然饵料丰富，为淡水龙虾的生长发育提供了良好条件。在龙虾养殖初具规模后，产业由最初的“捕捞+餐饮”，逐步转变为集苗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餐饮连锁、电商销售、节庆文化等为一体的产业链条。由科研院所牵头小龙虾繁育技术研发，联结农户、合作社等生产性组织，采取“虾稻共生”的综合种养模式培育虾苗并种植水稻；龙头企业采取合作订单、全程(半程)服务等形式集中收购成品虾，通过中央厨房等自动化流水线加工形成小龙虾、龙虾香米、餐饮调料等特色产品；销售端将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线下开展实体店餐饮服务。同时与叮咚买菜等冷链物流龙头企业达成战略合作，保障生鲜农产品运输流通；为打响盱眙龙虾品牌，自2000年起盱眙县每年举办“盱眙龙虾节”，由此带动当地餐饮、旅游业发展。2024年，盱眙龙虾产业总产值达到378亿元，连续九年位居全国水产类地标榜首。为解决养殖户种养效率低下、专业旅游体系缺失、产业经济带动力不足等问题，未来盱眙县多地计划打造田园乡村综合体。在龙虾产业的基础上，拓展高效种植、经济林果等多项特色主导产业，集中连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旅游开发延续山水形胜的总体格局，挖掘大运河文化带等历史内涵，并开展农旅休闲、建筑改造、环卫配套等项目规划，赋能田园式生活新乡居和体验式乡村发展新模式。

2.东台围垦农业

江苏盐城东台市东连黄海，海岸线全长85公里，连陆滩涂达10.4万公顷，年新增土地达600多公顷，拥有亚洲最大的淤泥湿地。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自2009年起，东台市陆续展开滩涂匡围工程，为现代农业发展储蓄后备土地资源。2016年，为响应国家围填海管控新政策，东台市以“全域视野厚植绿色底色，扩展蓝色空间”为宗旨，坚持沿海滩涂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并重。由政府牵头战略规划，并引入大型公司以资本化运作的方式联结农户进行种植养殖生产活动，形成耐盐农作物种植和水产品养殖体系。同时，大力推进工业的“高轻新智绿”转型，并打造条子泥湿地(世界自然遗产)、黄海

森林公园（国家4A级）等旅游景区，围绕科普、研学、体验、观赏及交流五大板块发展休闲农业。基于上述实践探索，当地大型企业形成了“资源—资产—资本”的运行模式，引领带动当地土地和产业的规划布局调整，并展开资本积累和项目投资运营。2024年，东台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1 118.6万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127.6亿元，并连续6年入选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针对当前农业数据共享服务不足、现代农业链条不完整、沿海特色产业不突出等问题，未来东台市计划突出“资源、产业、生态”三大优势，发展独具特色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数据可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规范化为目标，建设集采集、生产、管理、追溯、服务、体验等为一体的农业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工业上发展有机稻米科技和精品渔业养殖示范基地，并在建成的园区内推动上下游企业合作衔接，打造自循环产业园区。

3. 沭阳花木产业

江苏宿迁沭阳县全年日照雨水充足，是传统的花木之乡。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将花木产业作为强县战略，并大兴公路建设，为产业向外扩散提供交通保障。随着花木经济不断发展，该产业对市场行情、物流等信息要素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16年迎来电商的蓬勃发展，通过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实现全产业的信息共享、品牌共创、渠道共建和质量安全可追溯。农业种植打造智能大棚进行环境控制并实时监测，引入科研机构对花农育苗定期免费培训；工业以智能化生产线生产木质家具、干花及其配套工艺；将农村电商作为主要销售渠道，线下搭建花木竞拍场景，以“矩阵直播”聚集百名网红多平台线上同步带货，实现“买全国、卖全国”。2024年，沭阳花木电商销售额达350亿元，直播销售额占全国花木销售额的三分之一，被誉为“中国花谷”“花木之乡”。针对当前加工产业链条短、环保压力大、品牌建设不足等关键问题，未来沭阳将向建设县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迈进。继续坚持花木种植“提质不扩面”的原则，推动由苗木向鲜花、种植向园艺、绿色向彩色、地栽向盆栽、线下向线上、卖产品向卖风景的“六个转型”；逐步关停取缔散乱经营的木材加工厂，积极鼓励其与兔宝宝、千年舟、莫干山等国内一线板材企业合作；加大专项财政资金投入力度，扶持其技术改造和向绿色家居产业的转型；加快构建旅游廊道等景观建设，助力“全时段、全区域、全产业、全人员”全域旅游空间提升，强化地区品牌形象。

四、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演进过程

（一）乡村特色产业融合模式的演进过程

1. 传统型发展阶段

传统型是中国大多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初始状态，经济基础薄弱，农户仅开展“小、散、乱、弱”的基础性种植养殖业生产活动，土地、人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匮乏，缺乏协同，难以摆脱“靠天吃饭”的窘境。出于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等动机，地域特色和乡村特色产业萌芽初显。

盱眙县盛产龙虾等水产品，最初淮河和洪泽湖沿岸的渔民以捕捞鱼虾为主要生活来源，在“十三香”调料引起积极的市场反馈后，规模化的人工养殖业也随之兴起，龙虾产业萌芽初显；东台市的滩涂围垦尚未开发成形，土地、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低下，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随着政策规划的引领，对各片区的土地规划逐渐明朗，在可利用土地资源达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形成围垦农业；沭阳县属于省内“经济洼地”，20世纪90年代经济总量省内排名倒数。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在历届党委政府的带动下，走上花木主导产业的改革创新之路。

2. 传统型向专业型的演进

专业型是在农业纵向延伸的基础上，以龙头企业牵头引领，带动生产组织紧密协作，推动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发展（见图1）。从传统型向专业型的演进最能体现农村三产融合“接二连三”的属性，形成从田头到餐桌的产业化、精细化供应体系，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且需保证产业从起点经过若

干中间环节直到终端的过程中技术稳定一致，产品性能相容和主体衔接得当。

由于传统的捕捞方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盱眙县凭借市场需求的逆向传导性，逐渐走上由三产带动一产并拉动二产的产业融合道路。通过对产业链纵向分解和垂直整合，将分散在研、产、供、销等不同业务部门“衔接”起来，形成一体化延伸的产业链条，依托于各生产组织间的经济关系，持续推进“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接，三产走高端”的发展态势。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组织形式，首先通过技术研发、种养结合繁育虾苗。由政府创办的龙虾产业集团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合作研发小龙虾温棚规模化繁育技术，并展开产业融合战略规划布局，再由农户与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生产性组织达成利益联结，广泛使用繁育技术，以“虾稻共作”的综合种养模式繁育虾苗，实现一地两用、一水两收。在销售端，由龙头企业牵头生产配送。通过导入更多的技术资金、冷链设备、管理及营销经验等高端生产要素，在线上线下同步分销配送。与此同时，增加产业链下游的餐饮连锁、电商销售、节庆文化等环节，强化盱眙小龙虾品牌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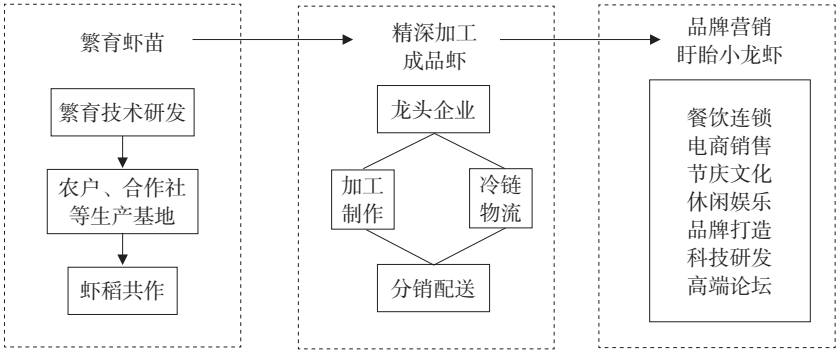

图1　盱眙龙虾产业专业型融合模式

3. 传统型向休闲型的演进

休闲型是在农业多功能横向拓展基础上，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开发、聚焦与升华，拓展乡村旅游空间的游憩性、休闲性、本土性等功能，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见图2)。从传统型向休闲型的演进能够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不仅为新业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产业基础，还有助于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破败、文化资源流失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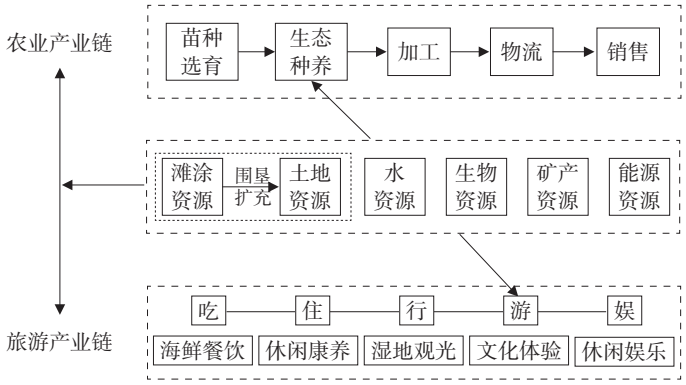

图2　东台围垦农业休闲型融合模式

东台是自然资源丰富的沿海市县代表。随着政策规划深入和产业绿色转型需求变化，遵循绿色发展引导和约束的产业发展逻辑，按照农文旅融合展开围垦农业的规划布局。依托滩涂、土地、水、生

物、矿产、能源等资源要素的开发利用，通过“种”和“游”两个关键的功能节点将两条原本独立且具有功能关联性质的产业链条“联结”起来，一是“种、产、销”一体化的农业产业链，二是“吃、住、行、游、娱”一体化的旅游产业链。既实现了产业内部的细化延伸，又促成了不同产业间的分工与融合，呈现出链族式的形态特征。具体而言，基于“政府+公司+农户”的产业化组织结构，一方面，扎实推动海洋、湿地等的保护修复等工作，维护黄海湿地生态功能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为乡村特色产业的融合发展奠定资源环境基础，并设候鸟与珍禽保护区等生态红线区域，为珍稀物种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在介于海洋和陆地之间的滩涂地带展开围垦以扩充土地资源，助推农业生产和休闲观光，形成集“休闲农业+娱乐观光+人文历史+农事体验+度假旅游”于一体的满足旅游者多样化需求的休闲旅游产业链。

4. 传统型向科技型的演进

科技型是在科技要素渗透农业的基础上，通过高新技术的创新扩散溢出效应打破产业间的要素壁垒、信息屏障和地理阻隔，实现农业产业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见图3)。从传统型向科技型的演进是建立在技术和理念突破性转变基础上的激进创新，助推广大农民的创业孵化和产业融合的加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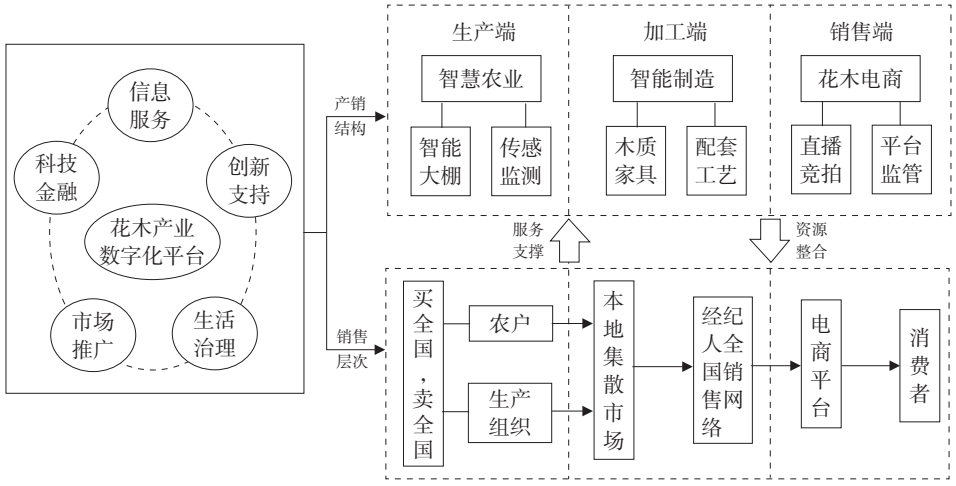

图3 沭阳花木产业科技型融合模式

沭阳县是最早一批将高新技术引入乡村产业发展的代表。通过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科技发展成果引入农村传统产业，实现应用传感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智能数字化技术等科技与农业的技术融合，打造虚拟化产业集群和模块化信息服务。基于较强的兼容性和共享性，将信息服务、科技金融、市场推广、生活治理等多个功能模块“链接”起来并辐射到需求的长尾末端。花木种植打造智能大棚进行环境控制并实时监测；工业以智能化生产线生产木质家具、干花及其配套工艺；将农村电商作为主要销售渠道，线下搭建花木竞拍场景，实现“买全国、卖全国”。以“花木经纪人+基地+农户”的组织结构，打造三层次的花木市场销售格局，实现村内生产与全国市场的有效对接，即“本地集散市场—经纪人全国销售网络—电商平台”。具体而言，本地四通八达的交通促成交易集散地，便于企业收购全国花木材料，再由花木经纪人充当产销中介，统筹协调各经营主体并与之签订购销合同，通过网络平台形成“资源聚集池”，集成并处理村内花木生产经营信息。

5. 综合型融合的演进思路

综合型是多模式复合协同的理想状态，其通过支持农业与二三产业的紧密衔接、密切互动，并进一步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和提高科技化水平，搭建起城乡场域内稳定有序、共荣共生的产业融合生态圈

（见图4）。向综合型转型是所有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美好愿景，各地向综合型的探索在其未来规划中有迹可循。

田园综合体是农业联合加工业、服务业，贯通产供销链条，融合农文教旅多种产业互动的三产融合体和城乡复合体。未来，盱眙县多地将立足于乡村优美的田园风光，以“感知田园与城市中‘摆钟’的两种生活状态”为营销定位，带动城市消费者前往当地旅行消费，吸引城市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与当地产业展开良性互动与深度合作。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是由产业化龙头企业带领，以创新驱动产业融合与绿色发展，推动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的复合型现代农业发展平台。东台依托已有产业园区，未来将持续推动优秀特色主导产业的“生产+加工+科技+品牌”一体化发展，引导生产要素向产业园区集聚，不断提升种养规模化、加工集群化、科技集成化、营销品牌化水平，让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

县城产业转型示范区是在现有产业基础上，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各具特色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和模式。沭阳县通过改造传统花木产业推动其转型升级，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为重点进行技术改造，从而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挖掘存量产能的巨大潜力，提升增量价值的创造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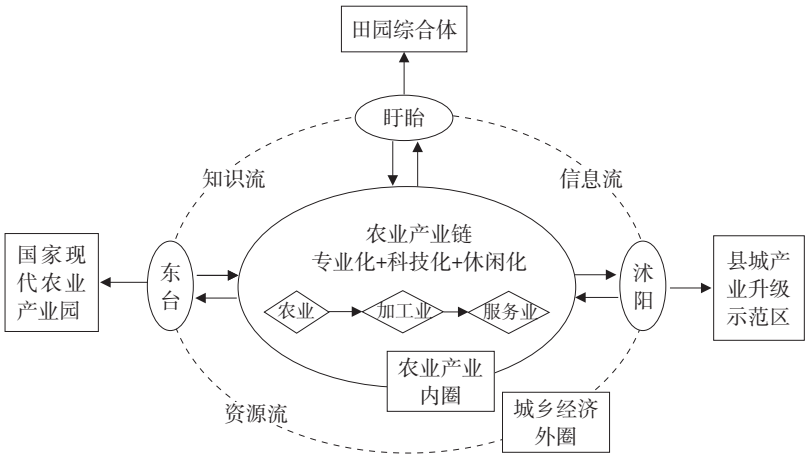

图4　综合型产业融合模式的演进思路

（二）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价值实现

1. 萌芽阶段：以供给为导向的价值提供

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萌芽阶段，农业生产端与消费端分离，将消费者视为被动需求者，反映了小农经济的价值提供逻辑。例如，当初盱眙和东台的“人工捕捞”模式、沭阳的“规模性苗木种植”模式，主要特点是小农户的生产活动与产前的生产资料准备和产后的销售加工等环节割裂，产业价值链呈现“短、窄、薄”的分布形态[15]。由于农业一体化、组织化、现代化水平较低，且经营主体素质低下，存在要素供给脱节和匹配错位等问题，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

2. 发展阶段：以需求为导向的价值创造

到了发展阶段，乡村特色产业不再限于供给导向的价值提供，转向需求导向的价值创造。本文将纵向一体化延伸、横向多功能拓展和信息技术渗透的融合方式区分产销衔接、功能联结和网络链接的产业关联。以上三种产业关联方式动态匹配了发展阶段各融合模式的演变趋势，大致遵循“产销衔接驱动—功能联结驱动—网络链接驱动”的关联驱动和“价值链—价值矩阵—价值网络”的形态演化，具

体分析如下。

（1）路径一：以产销衔接驱动的价值创造。专业型是以“产销衔接”的产业关联模式驱动，促成价值链由产中生产向产前资料准备、产后销售服务等环节的不断延伸。盱眙主要通过“三步走”的方式实现了龙虾产业的价值创造。一是填补价值创造的技术缺失。采取“繁养分离”模式，将苗种繁育和养殖人为分开，助推龙虾养殖的提质增效，从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二是提升加工运输能力，稳固供应链。中下游对接龙头企业，在精深加工环节通过对品牌战略的前向延伸，完成农产品“二次改造”，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和转化增值水平。此外，“产地直销”模式也降低了经济效益在转换频繁的运输或交易途中的无形损耗。以叮咚买菜为例，该企业采取“原料基地+中央厨房+物流配送”的模式为龙虾配送提供冷链物流的运输保障，有效缩短加工环节和流通时间，提高农产品的标准度、新鲜度和流通效率。三是整合重构渠道价值链。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调动实体价值链与虚拟价值链的联合运作，辅以节庆宣传吸引消费者视线，从而提升盱眙小龙虾的品牌价值。

（2）路径二：以功能联结驱动的价值创造。休闲型是以“功能联结”的产业关联模式驱动，在农业与旅游业的交叉融合中排列价值矩阵，并展开价值交换的良性互动。东台在重新规划土地空间布局的基础上，通过“两手抓”的方式实现了价值创造。一手抓生产效益。通过土地围垦、盐碱地开发、发包土地的收回整治等拓展土地资源，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此外，注重对生态环境经济价值提取，引入大型公司资本化运作，形成现代农业、新能源装备制造、海洋新材料等现代产业。一手抓生态效益。在推动退渔还湿、生态修复、土壤整治之外，充分拓展农业的社会、生态、文化等功能属性，以生态附加、服务附加和民风文化附加等形式实现农业的附加价值。例如，江苏沿海开发集团（东台公司）打造条子泥片区旅游品牌，并未局限于湿地本身，而是综合区域特色农产品、珍稀物种和自然景观等的理念内涵，开发不同系列的农产品品牌，包括以农业种植类产品为主的“丰条农业”、以水产养殖类产品为主的“生态诗地”、以年轻时尚消费产品为主的“中鹬农业”。

（3）路径三：以网络链接驱动的价值创造。科技型以“网络链接”的产业关联模式驱动，缩短并重构了“价值传递”的商业逻辑，以数据共享缓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效率差，打造互联互通的价值网络。与专业型和休闲型不同，科技型通过信息这一虚拟生产要素实现价值创新。沭阳花木产业在基础价值活动的基础上，将传统业务分化为独立的价值模块[29]。这些模块通过共同的标准界面集成功能强大的产业平台，重塑不同产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并推动产销渠道的“脱媒”。数字化产业平台充分激发网络的公众性和广泛参与性，构建用户触达、转化、沉淀全过程的一站式营销服务，减少了价值创造的中间环节耗损。商户和客户通过“即点即连”的方式交易并产生海量信息，花木经纪人再对这些信息进行收集、组织、挑选、合成和分发，促进形成个性化、定制化的应用场景和商品交易，从而提高产业整体的运营效率和协同效应。

3. 成熟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向互动下的价值共创

在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成熟阶段，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网络形态，价值实现不再依赖简单的投入产出转换过程，而是取决于更为复杂的联结消费者、企业、农户及其他生产者的价值共创。价值共创将产业所处的价值网络或价值生态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强调多主体的合作互动，将消费者需求与高效化的生产相连接，并将经营主体的个体战略与网络整体战略有机结合，使生产要素在城乡经济范围内顺畅流通、有效配置，增强产业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例如，田园综合体、国家现代产业园、县城转型升级示范区等综合型业态，均是面向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全局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即打造内联外通的特色产业集群。在此，本土产业主体与外部合作主体展开双向互动，围绕市场反馈整合需求面和供应面，最大限度贴合体验化、品质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从而实现产业价值的叠加、聚合和倍增。

基于“模式演进—价值实现”逻辑的案例分析与讨论可以发现，乡村特色产业借助根植性生产要素，并对其组合优化，采取良性有序的关联协同方式，培育产业独特优势及核心竞争力，从而带动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价值跃升。由此归纳乡村特色产业融合演进机制模型(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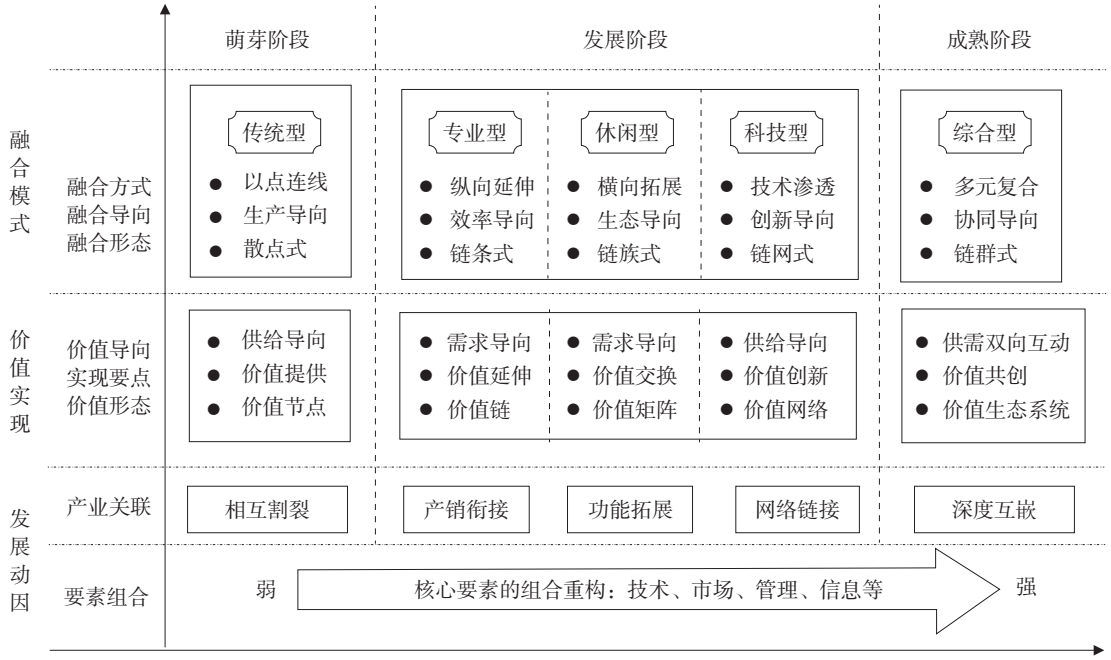

图5　乡村特色产业融合演进机制模型

五、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演进策略

案例地区围绕农业的专业化、休闲化与科技化这三个产业融合的演进核心点，在组织架构层面，通过产业组织的优化升级，竞合关系由单边竞争、产业链上下游协作转向多边竞合共享；在资源交互层面，优化农业与信息、旅游、营销等要素的组合协同与产业关联，形成资源组合的优势互补，重组产业链上下游的价值交换；在价值导向层面，从追求终端效益转向过程效益，实现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服务”的转变；在多元价值层面，以经济价值为基础，形成生态、社会、文化等多元价值。最终，改变传统农业产业单一化、经验式和机械式的结构，以达到快速适应和良性可持续的产业融合立体化协同演进(见图6)。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乡村特色产业价值链反应敏捷性、组织柔韧性及生态循环性的三大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演进策略。

(一)面向反应敏捷性：生产要素组合适配

资源要素的反应敏捷性强调生产者能够快速感知、及时响应持续变化且难以预测的市场需求，从而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动态能力。首先要充分挖掘根植性要素，通过对乡村特色产业的追本溯源，整合本土化的资源、文化、知识、制度、地理等要素，为培育产业独特竞争优势打下坚实基础。其次要实时跟踪并聚焦市场需求，积累优质的生产要素，要素短板往往会影响产业融合的深广度，从而制约其价值实现。因此，应着眼于差异化的要素瓶颈，积累高质量要素，培养识别、整合生产要素等动态能力。最后要促成多要素的组合碰撞和优化配置，盱眙龙虾产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东台围垦农业的“政府+公司+农户”模式和沭阳花木产业“花木经纪人+基地+农户”模式均体现了政府、企业、农户等多主体间的条块互动。盱眙龙虾产业的专业型模式和沭阳花木产业科技型模式由龙头企业或职业代理人牵头，其组织形式更加灵活，产业更易集聚和扩散。相比之下，东台围垦农业的休闲型模式

涉及盐碱地开发，由政府牵头，则更依赖地方动员。组织条块互动的差异性也会影响产业间的权利分配及融合效率。需在遵循产业根植性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以组织间的条块互动创新双向融合、逆向融合、立体融合等产业关联方式，从而生发出适配产业融合的资源互馈网络。

（二）面向组织柔韧性：竞合方式关系建构

三产融合促成了农业经营主体间的“竞争”“协同”互动，并构成了自组织演进的微观组织架构。当前，随着数字技术的渗透和产业融合的深化，新型的多边竞合关系已然形成，沭阳花木产业的“买全国，卖全国”模式便是例证。这种“竞合关系”本质上是因共同利益的捆绑先将“蛋糕”做大，再进行“蛋糕”分配。案例中的龙虾产业集团、花木经纪人等政策企业家基于嵌入性组织多元、多层级的网络制度关系，借助充分的信息共享和制度合法性形成广泛的子系统行动者网络[30]，以“利益—联盟—分配”推进竞合关系建构。首先要形成利益的有效联结，形成产业主体的风险共担和价值共创。联结可以通过股份、服务、劳务等多种方式建构，但必须共谋一事，共图一业，利益联结才能生效。其次要维持竞合关系的良性博弈。引入产业联盟、第三方机构等组织，构建不完全契约下合作收益分享的公理化体系，在企业收益达到预期前提下将融合红利更多惠及农民。最后是实现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完全均衡的利益分配并不存在，需构建扁平化、柔性化的组织结构，在产业融合的互动中不断动态调适，达到价值生成、分配、转移和使用过程中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

（三）面向生态循环性：可持续高价值跃升

三产融合为解决农业和农产品的低附加值问题创造了重大机遇，要转变纯粹的“投入产出”关联逻辑及单一供给或需求主导的价值逻辑，转向多参与主体互动的价值共创。首先注重农业的多元价值挖掘，农产品具有一定的功能弹性，除利用其经济功能之外，应更多依托文化、社会、生态等延伸功能，在环境友好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兼顾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实现价值创造的加法及乘法效应。其次要构筑多层次、差异化的政策网络。政策网络中的政府与企业合作，能够引导企业发挥资源和信息优势，形成能力互补，并依据实地情况创造性解决执行中的各种问题。这一点东台围垦旅游业的发展即可印证。最后打造更高层次的供需匹配。乡村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特色农产品的更新换代必须跟上消费需求升级，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强化消费者的感知与服务体验，将要素投入由低价值环节精准迁移至高附加值、高需求层级的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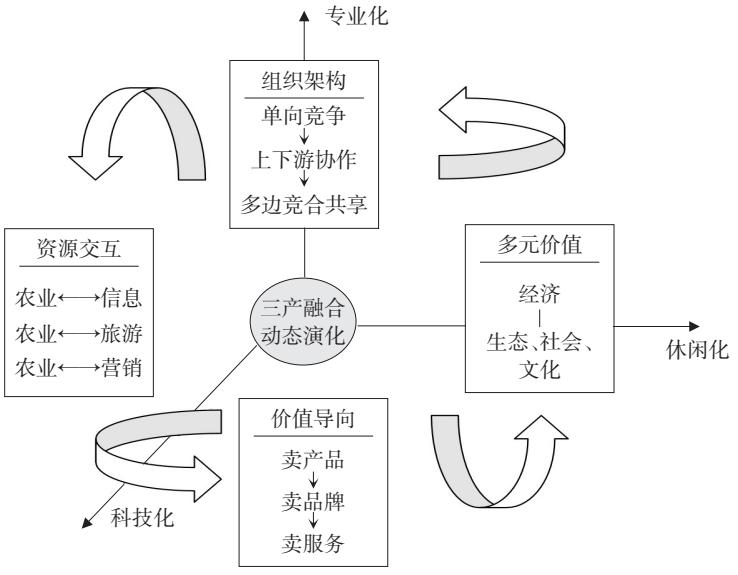

图6 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演进思路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乡村特色产业如何形成融合红利？通过对苏北县域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演进过程进行深入的案例剖析，结论如下。

第一，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动因包括要素组合和产业关联，其与乡村情景现实的适配性影响特色产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乡村特色产业在融合探索的过程中，需以产业特色为出发点，推动要素组合和产业关联协同开拓市场、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

第二，乡村特色产业融合模式表现为：传统型、专业型、休闲型、科技型和综合型，与之动态匹配的价值形态为：价值节点、价值链、价值矩阵、价值网络和价值生态系统，且遵循“价值提供—价值创造—价值共创”的演化逻辑。应从商业模式创新视角审视乡村特色产业融合的模式转型，促进纵向延伸、横向拓展、科技渗透等融合方式的动态协同，夯实农业生产的价值提供，积极推动产业关联互动基础上的价值创造，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的价值共创。

第三，构建具有反应敏捷性、组织柔韧性和生态循环性的产业活动网络，使其在城乡产业体系内的高效运转，能够实现乡村特色产业多重要素、多边主体、多元价值的协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需精准识别市场需求并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围绕与环境适配的关联互动延展产业经营活动，并将所创造的价值与经营主体共享。

（二）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围绕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约束与公共服务短板，持续优化制度供给与平台支撑。一是健全多层级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中央政策引导、地方分类施策、市场主体协同参与的分层治理体系，依托平台化治理载体推动政策工具、组织方式与区域产业特征精准适配。二是强化规划引领与标准体系建设，立足县域根植性资源禀赋，科学布局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和数字农业等融合业态，完善农产品质量分级、冷链物流、乡村旅游服务等标准体系。三是完善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集技术扩散、人才培训、市场预警、品牌孵化和金融支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网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响应速度，系统推动乡村特色产业价值跃升。

第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应在产业融合中发挥链主组织与资源整合作用。一是强化链主企业培育，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社联合体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发挥其在标准输出、订单组织、品牌塑造和市场拓展中的引领作用，带动中小经营主体和农户嵌入高附加值环节。二是加快数智化改造，推动智慧种养、智能加工、数字仓储和供应链协同管理在产业园区与产业集群中的深度应用，通过降本增效与柔性生产增强市场适配能力。三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与价值链深度耦合，围绕技术研发、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和场景消费协同发力，积极培育农村电商、定制农业、农文旅融合和康养休闲等新业态，持续拓展价值增值空间。

第三，农户是乡村特色产业价值实现的重要参与主体，应重点提升其价值链嵌入能力和持续增收能力。一是推动农户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支持其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农产品初深加工及预制食品等业态，实现由“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服务”转变。二是强化品牌参与和内容赋能，鼓励农户依托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和直播电商平台开展差异化营销，提升品牌溢价能力。三是深度挖掘乡村生态、文化与生活场景价值，鼓励农户盘活闲置房屋、田园景观和传统文化资源，发展民宿经济、农事体验、研学旅游等多元业态，推动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四是完善利益联结与收益共享机制，推广订单农业、股份合作、保底收益加分红等模式，增强农户在产业融合中的参与度、获得感和长期稳定收益能力。

参考文献

[1] 马晓河.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J]. 中国合作经济, 2015(2): 43-44.

[2] 董翀. 产业兴旺: 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 137-150+207-208.

[3] 梁立华. 农村地区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及实施策略[J]. 改革与战略, 2016, 32(8): 74-77.

[4] 李美云. 国外产业融合研究新进展[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5(12): 12-20+27.

[5] 陆国庆. 基于信息技术革命的产业创新模式[J]. 产业经济研究, 2003(4): 31-37.

[6] 周芳, 朱朝枝. 农村三产融合的动态演进路径分析——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4): 92-103.

[7] 陈柳钦. 产业融合的发展动因、演进方式及其效应分析[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 69-73.

[8] 钱明辉, 李胡蓉, 郭佳璐, 等.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模式分析与融合度测算: 基于文本数据挖掘的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6): 58-77.

[9] 梁伟军. 产业融合视角下的中国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 科学·经济·社会, 2011, 29(4): 12-17+24.

[10] 刘建生, 邱俊柯, 方婷.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产融合: 样态类型、发展路径及对策建议——基于中西部多案例分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2, 21(1): 95-102.

[11] 江泽林.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再探索[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6): 8-18.

[12] 吴瑶, 肖静华, 谢康, 等. 从价值提供到价值共创的营销转型——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视角的双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7(4): 138-157.

[13] 成德宁. 我国农业产业链整合模式的比较与选择[J]. 经济学家, 2012(8): 52-57.

[14] 房艳刚, 刘继生. 基于多功能理论的中国乡村发展多元化探讨——超越"现代化"发展范式[J]. 地理学报, 2015, 70(2): 257-270.

[15] 苏毅清, 游玉婷, 王志刚.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 中国软科学, 2016(8): 17-28.

[16] Kao Y, Goo Y. Configuring value for internet business model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Business Management, 2004, 2(3/4): 228.

[17] Sviokla J, Rayport J. Exploiting the value chai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5, 73(11-12): 75-85.

[18] 王琴. 基于价值网络重构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1): 79-88.

[19] 王乐君, 寇广增.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38(6): 82-88+3.

[20] 翁君奕. 介观商务模式: 管理领域的"纳米"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 2004(1): 34-40.

[21]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张培刚,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

[22] 刘恒江, 陈继祥. 要素、动力机制与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的发展逻辑[J]. 中国软科学, 2005(2): 125-130.

[23] 陈盛伟, 冯叶. 基于熵值法和TOPSIS法的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综合评价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 东岳论丛, 2020, 41(5): 78-86.

[24] 陆林, 李天宇, 任以胜, 等. 乡村旅游业态: 内涵、类型与机理[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6(1): 62-72+82.

[25] 余典范, 干春晖, 郑若谷. 中国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分析——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11): 5-15.

[26] 韩江波. "环-链-层": 农业产业链运作模式及其价值集成治理创新——基于农业产业融合的视角[J]. 经济学家, 2018(10): 97-104.

[27] 孙柏瑛, 李卓青. 政策网络治理: 公共治理的新途径[J]. 中国行政管理, 2008(5): 106-109.

[28] 陈思丞, 阎颖超, 赵家鑫. 政策网络与创造性执行效能——基于J省M村盐碱地改良政策执行过程的历时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 40(5): 16-27.

[29] 朱瑞博. 价值模块整合与产业融合[J]. 中国工业经济, 2003(8): 24-31.

[30] 陈思丞, 施瑞祺, 刘婧玥, 等. 嵌入性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如何推动政策创新?——基于农业生产托管政策变迁的历时观察[J]. 公共行政评论, 2022, 15(5): 126-145+199.

(责任编辑: 裴雪昆)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Development Motivation, Mode Evolution and Value Leap

——A Multi-case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LI Jiawen[1,2], ZHANG Changzheng[2]

(1.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and value upgrading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Based on in-depth field investigations of the lobster industry in Xuyi, reclamation agriculture in Dongtai, and the flower and nursery industry in Shuyang, this study adopts a multi-case exploratory research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drivers, evolutionary patterns, and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s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motivation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the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 combinations and the deepening of inter-industry collaborative linkages, which propel the integration model to evolve continuously from traditional, specialized, leisure-oriented, and technology-driven forms toward a comprehensive model. Correspondingly, the industrial value forms sequentially manifest as value nodes, value chains, value matrices, value networks, and value ecosystems, following an overarching dynamic upgrading logic of "value provision-value creation-value co-creation". Furthermore, by constructing an industrial activity network featuring responsiveness,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can achieve multi-actor collaboration, multi-factor coupl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value enhancement. On this basis, policy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industrial integ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chain-leading enterprises, and refining farmers' benefit-linkage and sharing mechanisms, so a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ed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mode evolution; value upgrading